

哲學研究丛刊

中國哲學史論文集

第二輯

哲学研究 丛刊

# 中国哲学史论文集

第二辑

《哲学研究》编辑部

中国哲学史论文集  
第二辑  
《哲学研究》编辑部

山东人民出版社  
济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14.125印张378千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济南

中国哲学史论文集

第二辑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哲学研究丛刊  
中国哲学史论文集  
第二辑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125印张 278千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2099·53 定价 1.20 元

# 目 录

- 关于孔子的天命论和鬼神思想……………吕大吉 牟钟鉴(1)
- 打破体系 攫取合理因素  
——关于孔子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孟祥才(20)
- 孔子认识论浅探……………王隸棠(36)
- 论《庄子》外篇中《秋水》以下六  
篇的特点和时代……………张恒寿(56)
- 对《公孙龙子》一书的几点看法……………陈宪猷(98)
- 公孙龙思想研究……………赵吉惠(116)
- 《内经》诊断学中的认识论……………刘长林(131)
- 读扬雄《太玄赋》献疑……………郑文(144)
- 试论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孙实明(151)
- 略论郭象注《庄子》的方法……………汤一介(169)
- 鲍敬言的无君论是“农民阶级的  
政治学说”吗?……………葛荣晋(192)
- 《文心雕龙》的“道”是物质的道  
——与马宏山同志商榷……………韩玉生(205)
- 关于柳宗元唯物主义思想的评价问题  
——与丁宝兰同志商榷……………孔繁(213)
- 应该怎样评价柳宗元的世界观  
——与丁宝兰同志商榷……………陈战国(227)
- 陆质的《春秋》学与柳宗元的  
“大中之道”……………孙昌武(248)

试论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唯物主义 和辩证法思想 .....	张立文(274)
论王廷相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 .....	瑜力涛(298)
略论李贽及其佛教唯心主义 .....	郭朋 刘重日(315)
熊伯龙无神论思想简论 .....	张璠 黎德扬 黄劭邦(336)
《东西均》的作者及其“相反相因”思想 .....	金隆德(361)
试论王夫之的真理观 .....	蒙培元(384)
孙中山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	杨宪邦(405)
略论李大钊同志早期哲学及其思想来源 .....	许抗生(437)

## 关于孔子的天命论和鬼神思想

吕大吉 牟钟鉴

关于孔子对待天命鬼神的态度，学术界过去大约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孔子改造天命，怀疑鬼神，具有无神论倾向；以孔子为开端，形成了中国儒家的无神论传统。另一种看法认为，孔子信天命，敬鬼神，是个有神论者。我们同意后一种看法。我们认为孔子继承并发展了旧有的天命论，在此基础上演化成为长达两千多年的天命论传统，一直在中国有神论史上，占据着正统的地位。当然孔子不是宗教迷信的狂热鼓吹者，他的有神论不同于佛、道教及一般封建迷信，而具有自己的特点。下面，我们根据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形势，分析一下孔子天命鬼神思想的内容、性质、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一、孔子在天命论和反天命论斗争中的态度

殷周时代，“神”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比今天要狭小，主要是指山川日月社稷祖先之神，及其他各种名目的“百神”，而对于驭统百神的至上神，当时不叫神，商卜辞中称为“帝”，

《诗经》中多称为“天”。“帝”或“天”的意志和命令，就是天命。这是殷周时代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君主集权制度在宗教上的反映。按照这种天命论的说法，最高统治者是天的子孙，他统治人间的权力是天所授予的。《诗经·商颂》里说：“帝立子生商”，商成了帝的后代，于是商朝的政权就有了神权作支柱，从而神圣化了。周朝也讲“惟王受命”，但为了论证以周代商的合理性并吸取商纣覆亡的教训，它的天命论与殷朝有所不同，讲“天命靡常”（《诗经·大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以德补充天命，这是周朝天命论的新特点，他们以有德者自居，认为皇天必然会保护他们。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是社会制度发生激烈变动的历史时期；奴隶制度日趋衰落，封建制度代之而兴。社会制度的“变”，引起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乱”。平民和奴隶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起来夺权，奴隶主贵族内部矛盾尖锐化，上下易位、贵贱失序，奴隶制盛世的那种君臣、父子、君子、小人的原有从属关系维持不下去了。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动，再加上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之一就是无神论思想萌芽、成长，传统的天命鬼神思想受到怀疑，发生动摇。

《诗经》有些篇章，对天命鬼神提出尖锐谴责：埋怨上天处事不公<sup>①</sup>，没有恩惠<sup>②</sup>，作威作福，任性胡为<sup>③</sup>，埋怨

① “昊天不平”（《诗经·小雅·节南山》）

② “昊天不惠”（同上）

③ “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同上）

祖宗的神灵未能在冥冥中保佑子孙，而忍心旁观他们遭受苦难<sup>①</sup>，怀疑人们的遭遇是天定，认为社会的矛盾是由人间的原因引起的<sup>②</sup>。这些指责诚然没有达到明确否定神的无神论高度，但怀疑天命鬼神，正是否定这种权威的前奏，因为它开始动摇了天命鬼神的权威。

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了重视人事和民心的“人道观”，用以代替崇尚天命鬼神的“天道观”。郑国的子产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著名论断，隋国的季梁认为“民，神之主”（《左传》桓公六年），虢国的史嚭则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晋国的史墨就鲁君被季氏放逐、客死于外的事，向赵简子作了这样的分析：

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指虞夏商的贵族后代——笔者），于今为庶（平民——笔者）。（《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这就是说，政权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而不决定于天命，社会秩序的改换替代是正常的历史现象，无德之君可以取而代之。这是对君权神授的严重挑战。

① “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诗经·小雅·四月》）

②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一方面旧的奴隶主阶级继续用天命鬼神来神化过时的制度，另一方面是社会进步力量为变革旧制度而力图打破传统天命论的精神束缚；这就是当时思想领域进行的天命论和反天命论的斗争。面对这种形势，孔子究竟站在哪一方？弄清这个问题，是正确评价孔子天命思想的关键。

孔子对此明确无误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段话有这样两种含义：第一，孔子自觉地意识到了思想战线上天命论和反天命论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同当时政治上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考察。他认为当时社会上有三种矛盾，即“畏天命”与“不知天命而不畏”的矛盾，“畏大人”与“狎大人”的矛盾，“畏圣人之言”与“侮圣人之言”的矛盾；第一种矛盾是神权和反神权的斗争，第二种矛盾是奴隶主贵族同被压迫者的斗争，第三种矛盾是维护奴隶社会典章制度、伦理规范同建立新制度新道德的矛盾。“三畏”与“三不畏”的斗争，概括了当时政治上思想上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从孔子所说的“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中，可知不畏天命者必然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而孔子要人们畏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们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就是不让人们起来造反。第二，孔子把对天命的畏惧与否，当作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之一，这就明确表现了他在斗争中的立场和态度。他站在“三畏”的“君子”的立场上，把敢于“三不畏”的人们统斥之为“小人”，号

召人们为保卫“天命”、“大人”、“圣人之言”而斗争。可见孔子是传统天命论的坚决捍卫者，这同他在政治上维护奴隶主阶级及其统治的保守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 二、孔子尊天信命的思想

孔子本人应该算是“君子三畏”的活标本。他对周王、鲁君等“大人”和文王、周公的“圣人之言”确实非常敬畏和遵从。他终生信仰“天”和“天命”，越到晚年越强烈。他在老年把信天命的意义抬得很高，他总结自己一生思想修养过程时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知天命”是不易达到的一种思想境界，他直到五十岁才做到了这一步。但是一个人必须“知天命”，否则他就没有资格做一个标准的奴隶主贵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关于天和天命的论述，并没有离开传统天命论的基本思想，而是继承和发展了天命论的思想。他讲的“天”，同以往一样，仍然是一种支配自然和社会的超自然、超社会的主宰，“天命”仍然是天的意志，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神秘力量。不过孔子把天命讲得更加系统，把代天行道的范围更加扩大。具体地说，孔子讲的“天”和“天命”具有如下几种性能：

第一、天有理智、有意欲、有权能。《论语》中此类言

论颇多。“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天的理智无比高超，要欺骗天是不可能的。“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在这里，天不仅能判断是非曲直，而且还有憎恶的感情，能对它所不喜欢的人进行谴责；天成了有理智、情感、意志和欲望的实体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天威严得很，谁得罪了它，定惩不贷，虽祷告求饶也无济于事，天的权能之大，于此可以想见。孔子的天，不象古希腊的宙斯和古罗马的丘比特，也不象中国的玉皇大帝，似乎它并不具有人那样的具体形象，但是它所具有的诸如理智、意志、情感、权能之类的东西，都完全是人类精神的各种特性。所以，孔子的天，本质上仍是人性的抽象，是人的幻影，是人格化的神。

第二、天决定人事命运。孔子高足子夏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八个字，集中道出了孔子天命论的阶级内容和社会意义。在阶级社会，富贵贫贱、寿夭生死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问题，孔子却用“天命”二字，轻轻将这类问题的真正根源给抹杀了；同时又用天意所在、命中注定的说教，论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和骄奢淫佚的生活天生合理、神圣不可侵犯，要被压迫阶级安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忍受悲惨的遭遇和处境。这两句话后来成了传统天命论中最重要的格言，受到历代统治者的信奉，在社会上发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

第三、天命决定道的兴废。孔子认为奴隶制社会的理想

秩序和道德规范能否实现，决定于天命的安排。公伯寮说了子路的坏话，孔子听后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孔子复兴周礼的主张是来自天命，公伯寮不能与天命相争而废弃孔子之道。还有一次，宋国司马桓魋想杀害孔子，弟子劝他逃走，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上天使他成为道德的化身，桓魋对他是无能为力的。

孔子所谓的道与德，实际上就是他说的“圣人之言”，具体内容无非是严君子小人之分，正君臣父子之名，亦即孔子关于礼治、正名的政治伦理学说，其实质是强调用宗法制度和宗法道德来恢复和巩固瓦解中的奴隶社会。后来的儒家，从思孟学派，经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将孔子这一套学说改造成维护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他们把“道”具体化为封建的三纲五常，又把这些东西神化为“天理”，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信条。

第四、孔子自称是代天行道的信托人。上面所引的材料已包含了这层意思。《论语》还记载，孔子有一次被匡人误认为阳货，受到包围，在危急中孔子又把“天”请了出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他把自己看成是上天授命的、继周文王之后的文化继承人，既有天命在身，必得上天护佑，匡人对他无可奈何。此类言论，一发再发，说明明确有一种敬天信命的神学世界观

在支配着他的言行。不仅孔子把自己看成天的代表，他的弟子在当时也已经这样看待他了。子贡说孔子是“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还有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这些说法都是用明确的语言，把孔子吹捧为半人半神的人物和代天行道的信托人。

孔子关于代天行道的思想是新形势下的产物。殷周时代的“天命论”认为，天只把天命授予天子一人，但到孔子时代，周天子已不能号令诸侯，单靠他的权威无法复兴周礼，所以孔子才跑出来，以天命的新代表者自诩，以复兴周礼为己任。这样，神权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孔子手中便下移了。

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同志把孔子所说的“天”，解释为自然之天，其根据是孔子的一段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既不言而四时自然运行，万物自然生长，这岂不是把天说成是自然界了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孔子只是想说，天并不用具体的言语来指挥世界，天虽不言，却能够支配四时的运行和万物的生长变化。孔子讲这段话的起因是由于自己说了一句“予欲无言”，表示不再想说话了，子贡大为迷惑不解，说您如不说话，我们这些学生还传述什么呢？于是孔子讲了“天何言哉”那一段话，以天自比，用天与四时、百物之间的主从关系，来比方自己与弟子之间的关系，表示自己打算对弟子

们行不言之教，如同天对万物行不言之威一样。“予欲无言”的孔子不否定天的意志正象他不否定自己的意志一样，他决不想放弃对弟子的指导而使自己等同木石。在中外历史上，把万能的神说成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宰，“不动的推动者”，这种看法在神学家和唯心主义者中并不少见。在一定意义上，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都具有类似的特性。

### 三、孔子敬鬼神、重祭祀的思想

孔子不仅主张“畏天命”，还主张敬鬼神、重祭祀。他赞颂夏禹生活简朴，孝敬鬼神，是君王的榜样：“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敬鬼神必然重祭祀：“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民，指政治上要收揽民心；食，指经济上要备足粮食；丧，指殡葬父母要隆重哀戚；祭，指祭祀祖先要虔诚合礼。孔子把丧、祭与民、食并提，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看得很重。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养成处处注意祭祀鬼神的习惯：“君赐腥，必熟而荐之。”（《论语·乡党》）“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同上）他对祖宗之灵，真是必恭必敬，念念不忘。

孔子提倡敬祭鬼神当然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他宣扬为人子者，生前孝于父母，谨遵父母之教；死后敬于鬼神，严守祖宗之道。父母死了，儿子要守丧三年，守丧期间不讲

话。如果是当权者，就要把政事暂时交给手下的臣僚<sup>①</sup>。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这句话道出了孔子“致孝乎鬼神”就是要人们“无改于父之道”。孝道在孔子时代至关重要，在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社会里，在家为孝子，在国必为顺民。有若能够体会到孔子提倡孝道的苦心：“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同上）可见，敬祭鬼神是为了推崇孝道，而推崇孝道是为了防止犯上作乱，这就是祖先崇拜在政治上的妙用。

有的同志把孔子的这种主张仅仅归结为有意搞“神道设教”，说神道对于孔子纯粹是道德教化的手段，他自己未必真信，而孔子在鬼神问题上却是一个怀疑派。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不错，孔子是主张神道设教的，不过他是在崇信神道的前提下来用神道设教的，如果说神道是一种欺骗手段的话，那也是先自欺而后又欺人。下面，我们就一些同志所提出的关于孔子有无神论倾向的主要论据，作一些分析。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既然对怪神不语，至少表明孔子回避鬼神问题，难道不是一种鬼神怀疑论吗？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此云彼应，似乎已成定论。但是这种传统的解释并不科学。先将这句话同孔子的全部言论作个对照。孔子很少讲“怪”，这是事实（但也不是绝对的）；但对于“力”、“乱”、“神”，不是不语，而是语

<sup>①</sup> 《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得较详，反复强调。先说“力”，它在《论语》里多次出现，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重点符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论语·八佾》），“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力不足者，中道而废”（《论语·雍也》），“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如果我们不限于字句，把“力”作为与“命”相对应的范畴，将其含义理解为与“听天命”相对应的“尽人事”，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那么亲仁学礼、见义勇为、从政治国等积极进取的行为也都是“力”的表现，这样一来，“力”的概念在《论语》里，就比比皆是了。这也合乎孔子的为人，因为他反对无为而主张有为，他是不会不讲“力”的。再说“乱”，它在《论语》里作为“败坏”的意思有三处：“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作为“犯上作乱”讲，则有多处，如：“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同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同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阳货》）。如果不限于字句而把孔子反对犯上作乱的言论也算作“语乱”的话，那就更多了。孔子一生倡导仁德、礼治，就是要平息犯上作乱、恢复旧秩序的稳定性的，硬说孔子不语“乱”，与事实不符，更与《论语》以礼制乱的基本精神不合。至于“神”，《论语》里直接提到鬼神的话有五、六处以上，这还不包括“天”这样的至上神。这些

话本文多已引用，此不赘述。总之，决不能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上偏偏是这样写的，难道是《论语》写错了吗？当然不是。我们认为，要解决“子不语怪力乱神”与事不符、于理不通的矛盾，关键在于纠正传统断句上的错误。历来的标点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除了上述理由外，它还同《论语》的行文习惯相抵触。《论语》中一般都是把程度相同或相互对应的单词，排列在一起，相提并论，如：“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而怪、力、乱、神四者，既不是同类名词，又不互相对应，并列在一起是杂乱凑集、文无章法、不合逻辑。正确的标点应当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怪与乱是形容词，分别修饰力与神；怪力与乱神是同类辞汇，连而并提，在《论语》中不乏类似的行文，如：“巧言、令色”，“郑声、雅乐”，“上智、下愚”等。从义理上讲，“子不语：怪力、乱神”，合乎孔子尊崇正统的天命鬼神，甚少宣扬杂而不经的世俗迷信的实际情况。所谓“怪力”、“乱神”，是与官方法定的鬼神系统相对而言的，即指妖瑞怪异、木石精灵、野鬼杂神之类，如《论语》中提到的奥神、灶神就是其一。周朝统治者搞祭祀活动，主要是祭天和祭祖，其次是祭山川社稷之神。《论语》里提到天子、诸侯到泰山祭天的事，它还提到“禘”，是周天子祭祖的仪式。孔子说的“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中的“山川”，指山川之神；“哀公问社于宰我”（《论语·八佾》）中的“社”，指社神。孔子是个正统思